

第一章 新婚夫妻很生疏

陽春三月，正是江南好風景，三月三是個好日子，宜嫁娶。

「喲吼，看新娘子去嘍。」

「你們這群小崽子慢點跑，別衝撞了喜轎。」

孩子們拿著風車、波浪鼓在前面跑，幾個婦人提著裙襬在後面追，街頭巷尾人頭攢動，三五成群的站在路邊圍觀送親隊伍。

「誰家娶親，這麼大陣仗。」今兒是個陽光明媚的好天氣，路邊的茶攤上聚著好些人，瘦高個書生一手搖著摺扇，一手端著茶碗，伸頭張望。

「要是放在尋常人家這是大陣仗，可放在袁家這叫糊弄。」接話的是個白面書生。

「袁家？」瘦高個書生一愣，放下茶碗，「都察院袁子枚大人家？」

白面書生點頭，「正是，袁大人家的三公子，袁漳平。」

瘦高個書生一聽其名，哈哈大笑起來，「原來是他啊，怪不得，怪不得，一個不爭氣的庶子，這個場面算對得起他了，他娶的是哪家姑娘？」

「揚州知府喬鴻鵠的二女兒。」白面書生攤開手，「庶子配庶女，門當戶對，天作之合。」

瘦高個書生撇嘴，斜眼打量著從路中經過的喜轎，微風吹拂，轎簾微起，透過縫隙他瞧見了轎裡的女子，身形清瘦，著喜服，蓋喜帕，端坐在轎子裡。

瘦高個書生向前湊了湊，壓低了聲音問：「陸兄門路多，消息靈通，快和小弟說說，這兩家怎麼突然結親了？」

袁家是金陵高門，袁子枚是都察院左都御史，官居二品，怎麼會跟從四品揚州知府扯上關係？袁喬兩家八竿子打不著，這門親事結得突然，令人好奇。

陸書生微抿了口茶，笑道：「沒什麼突然的，你沒聽到風聲，只怕是袁家覺得沒面子，沒有大肆宣揚罷了。袁家是喬家在金陵的靠山，喬鴻鵠把女兒送來，這不是順理成章的事嘛。」

瘦高個書生噴了一聲，「不對、不對，即便喬鴻鵠願意，袁大人也願意？袁漳平是廢物，但他姓袁，以袁家的地位，袁大人給他在金陵挑個官家之女，也不是什麼難事吧。」

「二品怎麼了？袁漳平什麼德行，文不成武不就，整日混在落魄書生堆裡鍾愛才子佳人的話本，他娘是官妓，一輩子都沒能入袁家門，要身分沒身分，要本事沒本事，這種男人……呵。」陸書生放下茶碗，搖頭道：「我聽說，這門親是袁夫人定的。」

「我就說陸兄門路多，連人家府裡的事你都清楚，快說說。」瘦高個書生面露喜色，這種八卦他愛聽。

陸書生連連擺手，「封兄抬舉我了。男大當婚，女大當嫁，袁漳平到了成婚的年紀，袁大人給他選了幾門親，有兩位是金陵的，還有就是這位喬二小姐，我琢磨著，袁夫人是顧忌到自己唯一的兒子的前程，幫袁漳平選定喬家二小姐是有意為之。

「你想，日防夜防，家賊難防，袁漳平雖是個不爭氣的，若婚後小倆口如膠似漆，

老丈人疼愛女兒，對女婿多加幫襯扶持，青天白日活見鬼袁漳平就爭了口氣，這不是搶了自己兒子的好處嗎？」

「青天白日活見鬼，哈哈哈哈，陸兄這句用得妙。」封書生拍手大笑，「陸兄琢磨的也有道理。」

「喬鴻鵠是個地方官，又要仰袁家鼻息，他都翻不起風浪來，那喬二小姐嫁過門只有被拿捏的分。再說了，若是娶了金陵貴女，在婆家受了委屈，不管不顧的跑回娘家，外人看了笑話的是袁家，而喬二小姐的娘家在揚州，那可不是她走兩步就能回得去的。」陸書生接著分析道。

「高明啊！」封書生忍不住豎起大拇指，「沈氏想得夠周到的，庶子、兒媳婦都穩穩的捏在手心裡。」

陸書生抬頭瞧著遠去的接親隊伍，「沒法子，袁大人老當益壯，不僅在府裡風流快活，外面還養著女人，這幾年雖沒弄出兒子來，但這種事誰說得準呢？袁大人膝下三子，袁夫人對兩個庶子看得緊，生怕他們搶了親兒子的位置。」

「確實確實……陸兄，走啊，咱們也去袁府湊湊熱鬧去，沾沾喜氣。」封書生往桌上扔了幾個銅錢，起身彈了彈衣襪上的褶皺。

陸書生仰頭喝盡茶碗裡最後一口茶，「為兄也正有此意，走，看看去。」

兩人並肩跟著人群前行，只見接親的隊伍浩浩蕩蕩來到袁府門前，守門的小廝點燃了鞭炮，劈里啪啦的響聲讓圍觀的人群更加躁動。

喜婆來到花轎前掀開轎簾，扶著新娘子登上台階、跨過門檻。

封書生向門裡張望，於人群中瞧見了一抹紅，那人正是新郎袁漳平，趕緊推了推同伴，「陸兄、陸兄，快瞧，人在那呢。」

陸書生比他矮了一頭，只能踮腳張望，「瞧見了，你別說，今兒的袁家三公子，還真有股陌上人如玉，公子世無雙的味道。」

袁漳平站在院中，紅衣黑髮，不濃不淡的劍眉下，狹長的眼眸看不出喜怒，只覺如兩汪深潭，有些吸引人的魔力。

他看著緩緩向自己走來的女人，喬夢喜，他的妻子，嘴角微微勾起，笑容意味深長。

「人靠衣裝馬靠鞍。」封書生撇嘴接話，「真想去裡面瞧瞧熱鬧啊。」

此時，袁府門外管家在發喜錢，銅錢一把接著一把地扔，大人們不好彎腰去撿，紛紛將自家的孩子推出去，小孩子圖個樂趣，二十幾個孩子蹲在地上撿銅錢，連石頭縫裡的都不放過。

「裡面的熱鬧，咱們是瞧不上嘍。」陸書生呵呵笑道：「外人看是樂呵，只怕袁漳平和喬家二小姐樂不出來。」

門裡的熱鬧不讓看，門外的熱鬧也就如此，兩個書生沒有興致了，轉身往外擠，好一會才擠出人群。

兒女婚事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封書生深有感觸，他的妻子也是因父母之命娶過門的，兩家是故交，兒女結親順理成章，但他對自己的妻子並未有過喜愛之情。不過他是家中長子，在家裡的處境是袁漳平不能比的。

陸書生拍拍同伴的肩，「行了，熱鬧也看了，袁漳平再不得寵也是高門子弟，你我犯不著為他憂心，咱們還是找個地方喝酒賞花去。」

「對對對，春日喝酒賞花，方為正事。」封書生搖著摺扇，大笑道。

袁府內堂，袁子枚和沈氏著禮服端坐在高位上，沈氏所出的嫡長子袁漳安和柳姨娘的兒子袁漳然站在袁子枚下首。

「新郎新娘，一拜天地！」

隨著一聲高呼，丫鬟握著喬夢喜的手引她轉身行禮。

「二拜高堂！」

轉身拜父母，喬夢喜跪地磕頭。

「夫妻對拜！」

紅色的喜帕遮住了臉，她看不見袁漳平的容顏，低頭瞧見了他的腳尖。

她是人，活生生的人，如今卻被父親像畜生一樣賣了個好價錢，今日是大喜的日子，可她笑不出來，也哭不出來。

禮成，喬夢喜被丫鬟攙扶著送入洞房。

袁漳平是個不得寵的庶子，袁子枚沒興致在他身上耗費心力，喜宴上喝過兩杯酒便借政事繁忙匆匆離場，袁子枚一走，沈氏也沒有再留的必要，以身體乏累為由帶著袁子枚的幾位妾室離場。

袁漳安代替父親往來於賓客間熱情招呼，袁漳然和幾個公子哥聚在一起說風涼話，幾人時不時看向袁漳平哈哈大笑。

「老三，高興點兒，一會入洞房可別出錯，女人的滋味你還沒嘗過吧。」袁漳然多喝了幾杯開始說胡話，身邊的幾個公子哥聽了捧腹大笑。

「別說二哥不幫你，你是個雛兒，今夜只怕手忙腳亂。」說著，他環顧四周，看兄長被幾人圍著，急忙從懷中抽出一本書塞到袁漳平手裡，「拿著，好好學，今晚玩得開心點，我看那小娘子身段不錯，身嬌體軟，能玩出不少花樣來，就是不知道長得怎麼樣……」說到最後，他無恥的淫笑。

袁漳平不惱不氣，他對喬夢喜無情，並不會為袁漳安幾句渾話而為她抱不平，將那本書塞入懷中，淡淡道：「多謝二哥。」

袁漳然拉著弟弟往邊上挪了幾步，避開幾位公子哥。

「謝，別光拿嘴說，得有點實際表示吧，這個家裡只有二哥真心對你，你別看老大裝模作樣的，他啊根本不拿咱哥倆當兄弟，事事都防著你我。」袁漳然撇嘴道。

「漳平明白，二哥拿我當兄弟，真心待我。二哥可是又缺銀子了？」袁漳平將手中空杯置於桌上，抬頭淡淡問，彷彿已經洞悉一切，「二哥，你聽我一句勸，賭場那種地方還是少去為妙，若是讓父親和大哥發現了……沒有好果子吃。」

袁漳然缺銀子不是第一次，面對弟弟的勸說是毫不領情，還有些不耐煩，張口想要斥責，可一想到自己空空如也的錢袋子，又將心裡的怒火壓了下來。

「三弟，小賭怡情，大賭傷身，我心裡有數，這個月二哥手頭緊，借你幾個錢周

轉周轉，下個月一定還你。」

袁漳然的外祖家世代經營，家裡雖未有人做官，但家業頗豐。袁子枚能做上都察院左都御史的位置，柳家沒少出銀子幫打點。

有娘家護著，膝下有兒子，柳姨娘雖被沈氏壓了一頭，但在袁家的地位卻是其他幾位姨娘不能比的。

「借不借，一句話！」他摟過袁漳平的肩膀，一副哥倆好的姿態，只是他嘴上說著借，卻未還過袁漳平一個銅錢。

袁漳平臉上的猶豫、膽怯袁漳然都看在眼裡，心中暗暗得意，他們兄弟相差三歲，一起長大，就知道袁漳平性子弱、耳根子軟，最是好拿捏。

「嗯。」袁漳平低聲點頭，「二哥要多少？」

「有多少拿多少。」袁漳然笑道：「你二哥我有預感，今日沾了你的喜氣一定能大殺四方，本金自是越多越好。」

「只剩二百兩了。」袁漳平苦笑。

「二百兩？夠幹麼呢，你的銀子呢？」袁漳然質問，「你小子可別糊弄二哥，咱們倆兄弟每月三十兩月銀，你就喝喝茶，買幾本話本，根本花不了幾個錢。」

袁漳平不急，緩緩回道：「二哥，你貴人多忘事，上個月你從我這拿走了二百兩，上上個月拿走三百兩，上上上個月拿走一百五十兩。實話同二哥說，我手裡還有二百三十兩，二百兩借二哥，我身上多少也得留些，不說買點什麼，光說府裡下人打點，總、總不能拿不出錢來，府裡人多嘴雜，要是閒話傳到母親耳中，引來她的質問，我、我也實在不知要如何回答。」

袁漳然眼珠一轉，馬上換了副討好的面容，「對對對，三弟想得周到，什麼二百兩、三百兩的，你我兄弟情比金堅，這點小錢，等二哥一把贏回來都還你。銀子呢？」

「在書房。」袁漳平看向大哥，不得大哥點頭，他不敢離場。

「走走走，去書房。」低聲說完，袁漳然扭頭招呼幾位公子哥，嚷嚷著道：「鬧洞房去嘍。」

一聲吆喝，幾人都跟著起鬨。

袁漳安轉身望向兩個弟弟，眼中的鄙夷一閃而過，爛泥扶不上牆的東西，一個紈褲一個廢物。

袁漳然摟著新郎官來到兄長面前，「大哥，天黑了，也該洞房了，哈哈哈哈哈哈。」他開口說話，酒氣迎面撲來，袁漳安嫌棄地後退半步，掃了眼沒用的三弟，「去吧！安生些，母親乏累別驚擾她休息。」

「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。」袁漳然見大哥轉頭忙著寒暄應酬套關係，低頭輕哼了一聲，「走。」

袁漳安比袁漳平年長五歲，自幼得沈氏悉心教導，現於吏部任職；老二袁漳然兩年前參加秋闈，考了個倒數，春闈則是落了榜，舉人身分也能做官，柳姨娘捨得花銀子讓袁子枚打點，袁子枚便費了些心力為袁漳然在刑部謀了個差事，是個閒散職位，袁漳然三天打漁兩天曬網，壓根不上心。

論出身比不過，論能力比不過，他在大哥面前一向抬不起頭來。

袁漳然讓兄弟們在院外等，自己推搡著袁漳平來到書房，今晚他有賭局，不能失約。

「銀子呢？」

「在這。」書架上有一個精緻的小匣子，袁漳平打開匣子，拿出二百兩放到桌上。袁漳然餓狼撲食一般將銀子捧在手裡，眼中滿是貪念，這些是他今晚的賭資，他寶貝著呢。

「成成成，三弟好好洞房，二哥先走一步。」若是閒暇，袁漳然倒也有心跟著胡鬧一通，但他現在恨不得長雙翅膀飛到賭場去。

「二哥。」見袁漳然轉身要走，袁漳平急忙攔下，刻意勸道：「要不，還是別去了。」

「哎呀，一個大男人婆婆媽媽的，日後成不了大事。」袁漳然將他推開，剛要抬腳，突然想到了什麼，從懷中掏出一包粉末塞給他，「別說二哥不關照你，這玩意有銀子都買不到，服下保你今晚欲仙欲死。」

說罷，袁漳然離去，書房裡只剩下袁漳平一人，他抬手將粉末放在鼻子底下聞了聞，神情突然一變。

「寒食散。」袁漳平冷笑著來到洗漱的銅盆邊，將粉末倒入水中，「實在是爛到根了。」

敲門聲響起。

「三爺。」

「進來。」袁漳平坐到太師椅上，他的書房是三兄弟中最小、最偏的，這屋子原本是間堆放雜物的倉庫，背陰，後來才改成書房，春冬兩季屋子裡總有股淡淡的霉味，不過袁漳平倒是很喜歡這間書房，位置偏往來之人少，是府中一處難得的淨土。

進門的是袁府管家，府裡人尊稱他為木叔。

木叔是府裡的老人，袁漳平祖父活著的時候，他便在府裡，今年六十有四，袁子枚都是他看著長大的。木叔雖兩鬢斑白，但身子骨硬朗，他進門無須袁漳平吩咐，輕車熟路的點燃香爐裡的檀香以驅趕房中的霉味。

「我瞧見二爺歡天喜地抱著銀子離開了，三爺今兒是您大喜的日子，他還來這打秋風，實在是有些過分了。」木叔搖頭。

袁漳平扯下胸前的紅花，隨手扔在桌上，抽出懷裡的《房中寶典》一併扔到桌上，

「我本以為老二只是條賭狗，沒想到……」

袁漳平朝著木叔揚起下巴，讓他去看銅盆。

木叔走到銅盆邊上定睛一瞧，有些不解的看向袁漳平，「三爺，這是？」銅盆裡的水泛著白，裡面明顯摻了東西。

「寒食散，剛剛老二給我的。」

「這，他、他可曾吃了？」

袁漳平揉著太陽穴，「你覺得他能忍住不吃嗎？」服用寒食散，面色紅潤，精力

旺盛，但此物會讓人上癮，常年累月服用，早晚會丟了小命。

木叔歎氣搖頭，「閻王要人三更死，不會留人到五更，人各有命。」

袁漳然是個混蛋，但罪不致死，木叔有些惋惜。

「知會錢老闆一聲，今兒是我大喜的日子，讓老二也樂呵樂呵，贏些銀子。」袁漳平輕聲道。

「是！」木叔點頭應下，「三爺，昨兒個錢老闆的人來傳話，賭場生意不錯，您的那份，他已經備好了。」

錢老闆經營賭坊，但卻從不下場賭博，五年前被好兄弟們合夥坑了一筆，家財散盡不說還坐了三個月的牢，後得袁漳平打點，方才脫了牢獄之災。

出來後得袁漳平資助，重新做起了賭坊生意，兩人約定所賺金銀五五分成，永不背信。

這期間錢老闆按時來通知袁漳平取銀子，賭場的帳目清清楚楚，袁漳平可隨時查看，錢老闆是個很好的合作夥伴。

「讓乾娘派人過去。」折騰了一天，袁漳平有些乏了，抬手揉著眉心提神。

袁漳平雖是賭場的半個老闆，但袁漳然染上賭癮並非他為之。

袁漳然交往的那些公子哥都不是什麼好東西，逛青樓、飲酒作樂，一來二去便沾上了賭博的惡習。

人要賭，神仙都攔不住，袁漳平知曉後並未干涉，看袁漳然敢拿寒食散給他，就知道兩人之間沒什麼兄弟情。

袁漳然的開銷大，一個月三十兩的月銀哪裡夠花，柳姨娘心疼兒子，生怕委屈了他，拿了不少體己錢給他，他說在外面養女人，柳姨娘不攔著，覺得世家公子哥有幾個不風流的，別人家的兒子都養得起，憑什麼她的兒子養不起？

可賭博的事袁漳然是萬不敢說的，柳姨娘心氣高，現在處處被沈氏壓著，就指望著寶貝兒子出人頭地把她的身分拉起來，賭博這事要是讓柳姨娘知道了非被氣死不可。

所以他每每輸光了錢，又忍不住不賭，就找到袁漳平這來。

對於袁漳平，袁漳然從小欺負到大，小時候闖了禍事甭管大小一律扣到他頭上，他從不敢反駁，袁子枚不喜歡這個窩囊廢，沈氏更不會正眼看庶子，長大了袁漳平也是一副唯唯諾諾的模樣，對他百依百順。

小時候袁漳然欺負袁漳平，長大了開始拉攏他，在他面前說老大的不是，說自己是他在袁府的靠山，日後兄弟分家，有他在，必幫他多爭取些。

他不怕袁漳平知道他賭博的事，認為借弟弟一百個膽子，他也不敢張揚出來。

袁漳然嘴上對袁漳平好，可實際上只想坑他的銀子，從袁漳平這借的銀子壓根沒打算還，不過袁漳平不在乎，銀子會以另一種方式回到他腰包中。

木叔歎了口氣，心疼的看著袁漳平，「三爺，要不今兒就在書房睡下吧。」

「我在書房睡不是打了沈氏的臉？」袁漳平睜開眼睛伸了個懶腰，「無妨，早晚要見的，趕早不趕晚。」

「人在屋簷下，不得不低頭，我叫他一聲父親，叫她一聲母親，面子上的功夫還

是要做足。木叔，您也早點休息，甭操心我，我心裡有數，咱們什麼大風大浪沒見過，今兒這是小場面，沒什麼好怕的。」袁漳平起身走到木叔身邊，輕輕的拍了拍木叔的肩膀，「天，塌不下來。」

木叔慈愛地看他，「塌了，木叔和你一起扛。」

他伺候袁家人大半輩子，他的心是在袁漳平祖父跟前熱的，在袁子枚身邊涼的。木叔一輩子沒娶親，無兒無女，三十年前，有人將一個女嬰丟在袁府後門，木叔心善，大冷天的怕孩子凍死，就抱回屋取暖，請示過老夫人後，便將這孩子養在了身邊，木叔不差這一口飯。

日子一天天過去，孩子越長越水靈，只可惜是個啞巴，木叔半生節儉，就想著多給孩子攢點嫁妝，日後給孩子尋個好人家，嫁妝豐厚些，婆家也會高看一眼。可木叔千算萬算沒算到，自己伺候了半輩子的少爺竟會看上他的養女，等到發現不對後，女兒已然有了身孕。

木叔清楚沈氏心狠善妒，袁漳平在府裡安然無恙是因為有老夫人在，可此時老夫人已離世，他不過是一個管家，根本護不住女兒肚子裡的孩子。

木叔想將女兒送回鄉下老家去，可他卻晚了一步，他寵了多年的女兒被人發現時屍體泡在井中，木叔想拚了老命為女兒伸冤，可袁漳平卻攔住了他。

袁漳平在袁府好似不存在一般，一來他不像袁漳然有柳姨娘撐腰；二來他性子軟弱，不爭不搶，被人欺負了也不會吭聲；三來他資質平庸入不得先生們的眼，沈氏的注意力多在袁漳然身上，對袁漳平看得倒沒那麼緊。

那日，瘦弱的少年將他攔住，同他說要忍，忍住了，才能給女兒報仇。

當時他已近花甲之年，在袁家當了大半輩子下人，忍了大半輩子，沒想到會被一個少年勸說要忍。

忍！忍！忍！

理智告訴木叔要忍，沈氏出身世家，袁子枚不會為了他的養女得罪沈氏，他豁出去能有什麼用呢？除了厲聲質問，細說自己和女兒命苦，還能如何？他沒有證據，即便告到官府也沒用。

可是他真的不甘心……

最後是少年的手緊緊的扣住他的肩膀，眼睛直直的盯著他，對他說：「忍住了，我幫你報仇！」

因為少年的承諾，他最終還是忍了下來，他叫自己當個傻子，把女兒的死當成意外，並邊洗衣服，腳滑不慎跌落；他為女兒買了棺材，買了壽衣，親手將女兒腫脹的屍體放入棺材中，蓋棺、掩埋，白髮人送黑髮人，木叔一夜間白了頭。

女兒死了，他的心也死了，他苟活於世，一來是為了替女兒報仇，二來是為了守著那日攔下他的少年。

袁漳平拖著疲憊的身體離開書房，木叔將銅盆裡的水潑到花園中，將桌上那本《房中寶典》塞到書架上，整理好一切悄然離去。

在袁家上下眼中，木叔和袁漳平是兩個不相關的人，除了見面點頭尊稱一聲爺外，再無任何交集。

喬夢喜在喬家是出了名的慢性子，她十七年宅門生活總結出的生存經驗，做人、做事，慢一點好，可這會她很餓，非常餓，急不可耐的想吃上一口飯。

天不亮就被丫鬟們拽起來梳洗打扮，別說飯，水都沒顧得上喝一口，從揚州到金陵忙著趕路，好不容易熬過拜堂，這會餓得前胸貼後背。

案桌上擺著飯菜，雞鴨魚肉樣樣俱全，喬夢喜掀開喜帕盯著桌上的飯菜，心癢難耐，終究屏退了身邊的下人，伸出手打算大快朵頤。

新郎官是人是鬼，她顧不上，先填飽肚子再說，即便是死也不能做餓死鬼。

袁漳平站在婚房門口，抬手要推門，緩了會將手放下，站在原地猶豫片刻，再次緩緩抬手，下定決心推門而入。

醜媳婦終歸要見公婆，喬夢喜這關他躲不過。

門開了，喬夢喜一手握著雞腿一手握著半個饅頭，呆呆的望著袁漳平，袁漳平站在原地，直直的盯著腮幫子鼓起、嘴角帶油的女人，他第一次見到有人吃飯如餓死鬼一般，沉默中透著尷尬。

喬夢喜扔下手裡的雞腿和饅頭，想開口打招呼，奈何嘴裡有食物說不出話來，她急忙吞嚥，卻又讓食物卡在喉嚨裡，最後便如小丑般，拍胸、咳嗽，唱著獨角戲。袁漳平皺眉扶額，此番景象他不得不懷疑，這個女人腦子有問題。

「水、水！」喬夢喜扶著桌子咳不停，只能向袁漳平求救。

袁漳平四下張望，丫鬟將茶壺放在榻几上，他陰著臉，一邊歎氣，一邊加快動作為喬夢喜倒了一杯茶，遞到她手裡。

喬夢喜仰頭將茶水飲下，吞嚥幾次，食物方才緩緩下行。

「噎、噎住了。」死裡逃生，喬夢喜紅著臉向袁漳平解釋。

袁漳平不接話，只是靜靜地盯著她，五官端正，眼神清澈，面容算是端莊可人，鵝蛋臉、杏仁眼，看外貌是個好相處的，只可惜腦子不好使，他長這麼大沒見過也沒聽過有誰在大喜之日噎死的。

袁漳平光明正大的打量喬夢喜，喬夢喜也在偷偷打量他，玉冠束髮，溫文爾雅，是個俊俏公子，只可惜這位俊俏公子的眼中滿是嫌棄。

喬夢喜在尷尬之餘，又覺得自己出師不利。

自己沒錢沒姿色，娘家也靠不住，眼下嫁到袁家，袁漳平就是她的靠山，第一次見面，本想主動招呼，給對方留下個無功無過的印象，可現在好了，不提功過，袁漳平嫌棄她是板上釘釘的事了。

喬夢喜將茶杯放下，索性破罐子破摔，坐下拿起雞腿和饅頭繼續吃了起來，事已至此，裝淑女也來不及了，還是先填飽肚子再說。

沒想到她還有興致繼續吃……袁漳平清了清嗓子，張口卻不知要說什麼。

他擔心喬夢喜是沈氏安在他身邊的眼線，本來想警告幾句，可現在，他卻不這麼想了。

這些年他忍得很好，他是袁家無依無靠沒本事的廢物少爺，沈氏的注意力都在柳

姨娘和二哥身上，按理說犯不著在他這費心。

即便沈氏真在他身邊安插眼線，也要挑個聰明伶俐會說話的，不能是眼前這般的呆子。

喬夢喜嘴裡塞著雞腿，她是故意的，堵住嘴，省得開口說話。多說多錯，少說少錯，在她這，嘴不是用來說話的，是用來吃飯喘氣的。

見袁漳平拉過椅子坐下，喬夢喜側了側身，為袁漳平騰出位置。

喜宴上，袁漳平被幾個公子哥圍著灌酒，飯菜壓根沒顧得上吃。剛剛忙著應付兄長不覺得餓，這會看喬夢喜吃得這麼香，他不免也有些餓了。

「這個妳還吃嗎？」袁漳平指著盤子裡另一隻雞腿問道。

喬夢喜的腦袋搖得跟波浪鼓似的。

袁漳平不客氣，撕下雞腿大咬一口。

新婚之夜，沒有甜蜜的情話，沒有親暱的依偎，房中只有食物的咀嚼聲。

吃飽喝足，喬夢喜識趣的回到床上坐著，按禮數，喜帕應該新郎來挑，洞房花燭夜還有交杯酒要喝，但她全都沒做到。

第一次成親，喬夢喜沒經驗，喬家的婆子都是繼母萬氏的人，她們打心眼裡瞧不起這個庶出小姐，講規矩的時候匆匆而過，盼著她出錯被姑爺笑話。

袁漳平摸著肚子，吃飽喝足，下意識的抬頭瞧了眼喬夢喜，只見她呆呆的盯著喜帕出神，眼中流露出不易察覺的悲傷。

看來她也是個可憐人……這世道，誰還不是個可憐人呢？

袁漳平盯著酒盅出神，按禮新婚燕爾要喝交杯酒，可喜宴上他被灌了許多酒，辛辣入喉的滋味難受，剛吃了飯菜，胃裡好不容易舒服了些，他可不想再來上一杯。

喬夢喜抬頭看袁漳平，見他盯著酒盅面色凝重，癡癡的不知在想些什麼，不禁將心比心起來，她和袁漳平的境況相似，生母早逝，在宅門裡無依無靠，嫡母欺壓、父親冷漠，從小到大的委屈與心酸只有自己知道，他也不容易。

這讓她忽然有一個想法，要不然開誠佈公的聊聊誰的日子更慘，增進下感情。

袁漳平回過神來正對上喬夢喜的目光，兩人你看我、我看你，都等著對方先說話。

結果就是誰也沒開口，屋子裡寂靜蔓延。

外頭的喧囂不知何時消失了，袁府內外恢復了平日裡的清靜，沈氏出身名門，規矩多，喜靜不喜鬧，這麼多年一入夜，袁府上下便寂靜無聲，各院的主子關起門來，下人們小心謹慎，生怕弄出什麼動靜來惹主母不高興。

袁漳平不是袁漳然，看到個女人就想調戲，即便喬夢喜是他的妻子，他也沒法對著一個陌生姑娘做出無禮舉動。

看她沒打算說話，袁漳平起身緩緩靠近床，見喬夢喜挪身子騰地方給他，他彎腰，伸出手臂從床上抱下一床被子，新婚夜不好睡書房，只能在婚房打地鋪將就一晚。喬夢喜觀察著袁漳平的一舉一動，見他抱被子離開，急忙拿枕頭跟在後面，見其將被子鋪好，不等對方招呼，抱著枕頭就坐了上去。

喬夢喜在心裡給袁漳平記了一功，她正琢磨如何才能不同床，沒想到對方和她想到一塊去了，好心幫她把被子鋪好，這人心地不壞，算半個好人！

袁漳平愣住，這呆子怎麼自己躺地上了？

他還沒回過神，地上的喬夢喜已經用被子將自己裹成了蠶蛹，身體縮在被子裡，只露出一個腦袋。

袁漳平搖頭苦笑，模樣是傻了點，但卻有自知之明，知道把床讓給他……她仁義他也不能無情，只要她不是沈氏的眼線，乖乖聽話，他一定善待她。

袁漳平洗漱過後脫了喜袍，躺在床上。

他自懂事起便在宅門裡看人眼色過活，早早體會了人情冷暖，心早就冷了，情愛對於他來說是奢侈，他不想辜負一個無辜女人，能做的就是和喬夢喜井水不犯河水，在錢財上不虧待她，給她應有的尊重，僅此而已。

喬夢喜躺在地上，習慣性的翹腿凝視房梁，屋子裡多了一個人她睡不著。

母親是父親的妾室，她過世不久，繼母萬氏過門，自己就被繼母趕到府中最為偏僻的院落居住。

那間屋子冷清，門窗的木頭都被蟲子蛀了，木床上鋪著一層薄薄的褥子，她蜷縮著身體，將被子蒙在頭上，房間漆黑一片，風將門窗吹得嘩嘩作響，她害怕，偏偏叫天天不應，叫地地不靈。

可現在不同，她睡覺的房間裡多了一個陌生人，她能聽見他的呼吸聲，轉身能看見他的身影，這是她從未經歷過的，她習慣了一個人，不知該如何同袁漳平相處。

若是能相敬如賓自是最好的，可即便袁漳平不找她麻煩，還有婆婆公公、哥哥嫂嫂們，袁府家大業大，誰又知道會不會爭奪？

罷了，既來之則安之，與其胡思亂想，不如舒舒服服的睡一覺，天塌下來，明天再說。